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十二

宋　呂祖謙　編

書

代李煜遺劉鋹書　潘佑

𦘕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常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

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欵會屢達誠素

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槩之

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

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

今則復遣人使磬仲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敢深訴是

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代面會之談與抵掌之議也

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諍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

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

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
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竊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
親仁之願引領南望于令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皇
帝果以此事宣示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
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令黜聞
大衆仍以上秋為期使人陸昭符奏乞更於未間令敝
邑以書復叙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
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賔而已足下非有不

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身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讐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

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主角立傑出古今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常事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衆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尚未可爭恭以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絶劒閣而舉庸蜀役

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况人人自以我國險家家自以我兵强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强於上黨而太行不守矣人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福不及慮禍過之良以福者

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決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輜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絶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强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衆無若我何此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

浮滄海終不為人之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
押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者則難何則今
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
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況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
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
諸道進攻可俱絶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
善莫加焉苟尺水横流則長堤虚設矣其次又或大朝
用吳越之衆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而至城

下兵當人心疑惑兵勢動揺岸上舟中皆為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懐進退者歩歩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臾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沒壯志又非巨舟之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茍不得已而為也固斷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

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恃衆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使裁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衆于今賴之自足下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息不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强能弱屈忍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裁出於境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太山哉何必扼腕盱衡履腸涉

血然後為勇也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沉潛剛克髙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為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

身可也凡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交兵彊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歡盟逾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已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速絕連盟雖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

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忘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煋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為臣者可以逃為子者可以泣為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絶矣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謹奉所見懇懇之誠以言葬事開觀古之人勤作必有所謀去短即長圖其是而已矣非以因而不革為之可也三代不相沿襲帝王之道也其所取用於行之者下

至士大夫之家庶人之徒亦各因其利而從之矣開於葬事之間竊謂從於新塋不如歸之舊域也舊域祖葬之地也家本起之於彼今將圖於新而棄於舊是若遺其本而取其末者也能固本者存不能固本者亡古之道也苟本固而不衰其為末也必蕃而大矣且舊域在叔父視之為當世之塋也在開輩視之為二世之塋也親親之義代各不同當世之與二世其為疎漸之理明矣若今葬之於新塋是見棄其舊域也亦遠矣何者舊

域至開輩已視為二世之塋至開輩之下為後者視之
為三世也三世之為親者於開輩又加遠矣其為開輩
之後者即取其為親也縱同塋以葬之亦已疎而略矣
況使不同其地而葬之不知其遠近之為乎以今視之
即見其為開輩之後者之情也且今若具葬於新塋以
每歲芟除之時必多赴於今葬之所赴於舊域之地者
必少矣縱能赴而往之必無專嚴於今葬者之新塋為
比也為開輩之後者少見而長襲之棄其舊域也必矣

咫尺之近棄其上而不親之豈得為孝乎將天地之福其世者難矣夫移葬不歸於舊域者有矣或從仕於千萬里之外去鄉遥遠阻越江山家貧子幼不能力而歸之因其家所而葬之如此者不可責其然也今幸不在於是事之中將不歸於舊域葬之也其故開不知其所出也將曰以陰陽家為利而從之開以為若從陰陽家而求其利是棄其祖而求利於身也果為利乎棄其祖為不孝求其利於身為不公不孝之與不公苟一在於

人陰陽豈果利其不孝與不公者乎開將謂不利矣不若以孝求利之之為利也苟信其陰陽者之言也是若斷其根而欲茂其枝葉者矣未之有也若有復以祧廟代祭而比之不可也且其祧廟代祭自有其次第謂不得其四時之祀也非其塋域者苟為塋域之若祧廟代祭可行之即棄其塋域覩而不顧至於發掘毀露皆可縱人為之不可罪也其理不為利便者昭然可知也甚矣又若謂陰陽家以求吉地而葬之彼之舊域謂無

其地可以求吉也即開所謂地固無其吉也亦無其凶也在乎德之吉凶也文公所謂善人葬之於不善之地豈果不善其子孫乎是也開以地茍此不能為吉而彼能為吉也是果如是地為不常之物矣豈能厚載九州與物乎周公孔子皆不云有是也惟曰葬之而已耳聖人作事咸欲利於人茍地有吉凶而不使後世知而得以求其利即周公孔子欲利於人者道不足為大矣嗚呼斯皆誕妄者之為也君子不由之矣乞以開之此言

論於內外之有識者以議之苟有於道而長於閑者即
請定而行之矣

大名府請酋薦張覃書　　　　張　詠

昨日公府試罷羣口騰議以某名在張覃之右雖未知
實恐惕無量竊以張覃者內實敏直外示謙和樂貧著
書十五年未嘗一日變節事繼母恭懼猶初授教時一
家熈熈有若太和之俗矣且魏大都也萬人畢詞謂之
君子況郝馬魏之輩十年往往相與探討某也不佞心

常慕之明公下車在近計部旋遣將以其之文近覃之
文未知覃之德遠其之行萬萬也竊敢僭冒聞於觀聽
惶恐惶恐抑又聞古之取士也先以德行聞令之取士
也先以文詞聞古之得士也鮮令之得士也衆藉其用
克歸於真故周設俊造專德行可進也漢定四科叅衆
善可進也迄有唐大正貢部偉行奇業者盡取之非行
而文詞者亦取之流於百世之下將為不易之典國家
四海久安賢俊間出得士之衆於古無上猶復仄席思

賢於內詔諸侯貢士於外恭惟明公以德行文才克應其選一命而通治大郡再命而通治大都皇上速於用明公也欲因明公之賢誘天下之賢某亦何人來預明試始隨貢士之列卒得知言之選感遇惟慰通於胷懷因欲盡陳其愚伏望德憐之某嘗少年不量力秉志勵行期到古人十五年逼寒餓絶往還除比歲一寧親則月無廢日然其心頑難通故文詞不逮於尊也性復遷怪執行望於尊遠矣明公決以某為先是不知尊之善

行揹其之惡也若立覃為先則詭薄之俗可易仁義之風可扇又孚乎古昔尊德上賢之教也幸甚幸甚某若欝而不伸則負掩賢之過言之越職則有犯上之罪伏望終始鑒宥之

答王觀察書　　張詠

少年無思算好陪狂徒高談極飲致踰壯歲方遂策名洎于登朝又倅邊郡塞外清帖公中事稀日與虎侯雜戲為樂五木未止六博已興投壺弈棊排象旋子斯實

聅末無足快心其所至者蹴踘引强擊射筭帖攘袂摰肘嗥呼爭羸有以壯臨軍之容資佳會之具其或八月草枯士皆縱獵寒風吹面則皴裂皮膚驚塵隨人則緇黑衣屨渴飲巳氷之酒饑飡連血之肉馬不絕馳弓不下臂知得儁為快不為勞筋為苦也又若天清氣和列坐暢飲樂奏繁劇貔貅引前盤槊擊劍以電轉奔騎角觝以虎爭餘興未窮則巨觥相罰非倒甕非頹冠略未云止與希生者道真堪喪䰟時弟年方盛氣尚壯酒量過

常遂成飲澼泆入膜内樓於鬲中良醫不逢積痼成疾陰濁之氣久而下垂既漸逼於膀胱實難歸於胃腑下洩無路上蒸為瘡如斯之深又將一紀與膏肓以同道亦腐脅之異名縱得神醫亦難措手誠由性愚不知攝養貪酒不知撙節之所致也非身災命滯之有云有時暫食瘡痛飲水血流到閙二旬未能入見上負明君授爵之恩下累平生行心之願由此而較乃是罪人數年前兄為中執中執者諸侯跋扈宰相弄權授受匪人

風教頗僻法度踰紊私謁公行繩違整綱真執憲之用也俾天子之道廓如坦途訕濫之蹤泯然亡絶豈異乎獬豸有睨太阿欲揮持正之風凛然可懼故公卿庶正不可得而洽也兄懇苦相告略無避嫌親染簡題手封靈藥遠在千里致于下交必欲袪弟羸痾使之丁壯起弟驅走使之報君有以見君子之用心憂於人急於義不與古賢並者誰可方爰屬阻修尋闕報復諒不以為慢而信為感之深兄臨民有方馭遠有術苦寒在候善

飯是宜無任祝頌瞻望之至

上宰相書　田錫

伏有鄙見理合上聞願垂聽察之仁不罪僭踰之過竊
宰相識量不可不包容衆人大臣聰明不可不采擇片
善今相公佐太平之主理無事之朝四海謐寧萬務整
肅房杜功名之暐曄良平智略之宏深比於是時不獨
稱美然至明或有所未照至聰或有所未聞未喻相公
欲聞讜直之言乎未喻相公欲求塵露之益乎儻容下

僚輒陳管見不獨衆人之幸諒益相公之明也某去歲至自宣城入見旒扆對敭之後聖旨宣付中書旋蒙殊恩授以大著不數日又差充京西北路轉運判官某固非俊邁之才竊慕清華之職遂拜表乞在館殿冀與編修果迴聖主之恩命作諫垣之吏仍兼史職以盡夙心此皆相公於代天理物之功從小人所求之願然拜表之際嘗詣閤門閤門有司未便収接須候相公台旨又取閤使指揮往復審詳然後呈進蓋有司禀奉之職理

合宜然況臣子重慎之心禮亦可以邇後扈隨聖駕留駐漳川洎授奏之爰來與追班而入賀數日後因進聖主平戎歌雖尋達於聖聰亦先禀於台旨又令春二月六日復進請皇帝東封書不敢實封先聞閤使備言已奉台旨有司方敢進呈仍依常規先供一狀稱不敢妄陳利便亦不敢希望恩榮豈有備位諫垣上書詣閤而如此委曲不敢敷陳無乃損相公之明無乃失至公之體設使言事不合理道以言而誤至尊自有常刑可以

加罪不足一一煩相公台聽不勞一一禀相公指蹤其纔列周行未諳時事若是近朝體例須至如斯相繼因仍未暇釐革則乞相公申明曠蕩之理采納愚直之言應今後諫官上章不須閤門取狀乃是三公之府機扃洞開百職之儀紀綱所在某受相公鈞鎔之造荷相公特達之恩豈合容易干聞狂簡陳述蓋聞諸道路稱近日左拾遺胡旦上書希求差遣聖主問難酬詰仍於中書不易輕進可否須覆相府去留皆鈞衡也其既聞斯

語實介鄙懐何以示人無私曰至公裁事酌中為大體豈相公佐先帝取吳越事令上平并汾識度勲庸昭昭如此何煩尋常之見取次於廊廟之尊然緘默不言實辜陶鑄若披陳不密亦掇譏嫌易不云乎君不密則失臣蓋謂下言上泄寘言者於危疑之地也故識者不獲已而鉗口焉其令進雖奉書而退必焚槀幸相公鈞台之鑒恕小人忠諒之誠惶恐徬徨不知所措伏乞相公熟慮而加念也

答喬適書

穆修

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甞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輕取人說遂果知足下能然葢古道息絶不行於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途焉其間獨取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毁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之背時遠名闊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

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恃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乎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成淺陋將學於古則懼不得取名於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於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

非之者衆不得無惑於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於時者也何足為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退拙無所用心因得從事於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識其愚且贑或謂之為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為道學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禄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於上

也則為賢公卿窮於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於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乎是也達於上也何賢公卿乎窮於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於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為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為小人

與其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人道有負於人耶足下有志乎道而未忘名樂聞於古而喜求於今二者之心茍交存而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寖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仁義又學識其歸嚮在固守而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何惑焉不宣

答樞密范給事書　晏殊

殊聞之於師曰經者世之典常也無典常則制不立學者人之砥礪也無砥礪則器不備以周公之才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二士猶恐不足以仲尼之聖自謂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易象天地之準矣乃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商書帝王之範矣亦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然則生民以來鉅聖大賢未有捨夫學者西漢中葉儒教尤盛公孫弘董仲舒用經義决朝廷大政綽有風采夏陽男子犢車詣闕自謂

戾太子萬目皇皇未知所措雋不疑侃然正色引春秋而戮之孝宣霍光擊節驚歎且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降及東漢茲道彌篤唐柳冕有言西漢尚儒明於理亂是以其人智東漢尚章句師其傳習是以其人守名節此其效也前代為學迭相師授是以聖人之旨無不坦明近世業儒怠於講肄是以先王格訓有所滯蒙唐李善精於文選為之注觧因用教授謂之文選學皇朝太平興國中詔館閣讐校漢書安德裕取西域傳

山川名號字之古者改附近古集語錢熙謂人曰予於
此書特經師授皆有訓說豈可胸臆塗竄以合詞章則
知文選漢書尚行教授經墳大典可廢講乎殊嘗竊志
茲說以誤朋從至於唱導儒風恢崇教本雖有素藴未
能及也今者明公過聽愛忘其陋悳睨與侍講孫公書
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貫諸經名寘門下樞鉉之隙與
之論議且欲出其譔述質於大儒辨正否臧以明公共
齋盥披讀載欣以抃首見執事經國佐王之志中見執

事樂道尚賢之素未見執事選衆成人之美非夫操尚
敦懿規模宏廓元元本本焯見夫人明自乎誠覺先於
後恤横目之流放勤洗心而拯接則安能屈㫄輔之重
勗碩生之業不遠百舍命蒿萊之隱淪暍見分陰純緗
素之潭奧恂恂汲汲若是之深厚哉夫然則穆徽風養
萬物致隆平頒清廟躋大猷於羲皇紹丕績乎衡旦斯
有日矣眷惟孱虛無足稱算猥沐甄采叅於季孟私用
渫溉靈府涵循宿藝賀吾道之有宗主跂斯人之蒙潤

澤奚獨五典琴筑三年呻吟腐屑以守黄巷焦心而窺斷簡者哉機軸嚴密慮難省謁敢布肝鬲復干閽侍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仲淹居親之喪上書言事踰越典禮取笑天下豈欲動聖賢之知為身名之計乎仲淹謂居喪越禮有誅無赦豈足動聖賢之知耶矧親安之時官小禄薄令親亡矣縱使異日授一美衣對一盛饌尚當泣感風樹憂思無窮豈令几筵之下可為身名之計乎不然何急急於言

哉蓋聞忠孝者天下之大本也仲淹孝不逮矣忠可忘
乎此所以冐哀上書言國家事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
下之憂庶乎四海生靈長見太平况今聖人當天四賢
同德此千百年中言事之秋也儻以終喪而止則廬廟
堂之間或有功成名遂之請後賢之心有一不同則仲
淹言之無及矣然聖賢之朝豈資下士之補益乎葢古
之聖賢以芻蕘之談而成大美者多矣豈俟仲淹引而
質之况儒者之學非王道不談仲淹敢不企仰萬一因

擬議以言之皆令易行之事其未易行者仲淹所不言也恭惟相府詹百辟之首享萬鍾之厚夙興夜寐未始不欲安社稷躋富壽答先帝之靈致令上之美况聖賢存誠以萬靈為心以萬物為體思與天下同其安樂然非思之難致之難矣仲淹竊覽前書見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姦雄競起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李唐之興也如周漢焉其衰也亦

周漢焉自我宋之有天下也經之營之長之育之以至於太平累聖之功豈不大哉然否極者泰泰極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環焉惟聖人設卦觀象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知變者何能久乎此聖人作易之大旨以授於理天下者也豈徒然哉今朝廷久無憂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窮矣朝廷無憂則苦言難入天下久平則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則武備不堅士曽未教則賢材不克中外奢侈

則國用無度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苦言難入則國聽不聽矣倚伏可畏則姦雄或伺其時矣武備不堅則戎狄或乗其隙矣賢材不克則名器或假於人矣國用無度則民力已竭矣天下無恩則邦本不固矣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磐固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由令相府致君之功也儻不思變其道而但維持歲月一旦亂階復作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亦令相府負天下之過也昔曹參守蕭何之規以天下

久亂與人息肩而不敢有為者權也令天下久平修理
政教制作禮樂以防微杜漸者道也張華事西晉之危
而正人無徒故維持紀綱以延歲月而終不免禍以大
亂天下令聖明在上老成在右可取維持之功而忘磐
固之道哉仲淹竊聆長者謂令相府報國致君之功正
在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備戎狄杜姦雄明國聽也
固邦本者在乎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
者在乎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材也重名器者在乎

慎選舉敦教育使代不乏材也備戎狄者在乎育將材實邊郡使兵不擾其境也杜姦雄者在乎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絶亂之階也明國聽者在乎保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也夫舉縣令擇郡長以救民之弊者何哉仲淹觀令之縣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識之士衰老者為子孫之計則志在苞苴動皆徇己少壯者恥州縣之職則政多茍且舉必近名故一邑之間簿書不精吏胥不畏徭賦不均刑罰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鰥寡不

卹游惰不禁播埶不增孝悌不勸以一邑觀之則四方
縣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興不亦難乎仲
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謂聖朝有不救其弊之過矣
如之何使斯人之徒為民父母以困窮其天下令朝廷
久有擇縣令郡長之議而不遂行者蓋思退人以禮不
欲動多士之心故務因循而重改作也豈長世之策哉
儻更張之際不失推恩又何損於仁乎今約天下令録
自差京朝官外不過千數百員自來郊天之恩鮮及州

縣若天下令録自大禮以前滿十考者可成資日替與職官七考以上可湍日循其資俸除録事參軍則縣令中昏邁平常之流可去數百人矣葢職事官録事參軍不甚親民為害亦細此得謂退人以禮士豈有怨心哉其間課最可尚論薦頗多俟到銓衡别議疇賞前既善退後當精選其判司簿尉不由薦舉初入縣令之人並可注録事參軍如無員闕可授大縣簿尉仍賜令録之俸其曾任令録有遇該恩合入前資者可依初入之例

頒此數條合入者鮮然後委清望官於募職判司簿尉中歴三考以上具治績舉克其川廣福建小處縣令可委轉運使等就近於判司簿尉中舉移㡯從人便若此後諸處縣令特有課最可旌尚者宜就遷一官更留三載庶其宣政可以成俗其僥倖者自從朝典如此則三五年中天下縣政可澄清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而行之為國家磐固基本而思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又覩今之縣長鮮克盡心其或尚迎

送之勞貪宴射之逸或急急於富貴之援或孜孜於子孫之計心不在政功焉及民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以教令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知幾清素之人非緣囑而不薦貪濆之輩非寒儒而不糾縱胥徒之姦尅恣風俗之奢僭況國家職制禁民越禮頒行已久莫能舉按使國家仁不足以及物義不足以禁非官實素餐民則菜色有恤鰥寡則指為近名有抑權豪則目為掇禍苟且之弊積習成風俾斯人之徒共

理天下王道何從而興乎仲淹恐來代之書論得失者亦謂聖朝有不救其獘之過矣然朝廷以黜陟郡長為難者官有定制不欲動揺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爾故知縣兩任例升同判同判兩任例升知州奈何在下之時飾身修名邀其清譽居上之後志滿才乏怠于素時止能偷安未至覆餗故賢愚同等清濁一致此乃朝廷避怨於上移虐於下俟其自敗民何以堪故鄭莊公伺共叔自斃而春秋罪焉以其長惡也易曰履霜堅氷至

由辨之不早辨也此聖人昭昭之訓豈用於先王而廢於今日以長其惡者乎聖朝諸處郡長以贓致罪者數人皆貫盈之夫久為民患如此之類至終不敗者豈止數人而已哉雖轉運提刑職在察訪其如位望相亞怨仇可敵非至敗露鮮敢發明宜乎論道之間無以激揚天下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皇上凝命于今六載以軍國重大未可行遠古之道令郊禮之餘宜宣大慶可於兩制以上密選賢明巡行諸道以興利除害黜幽陟明舒

慘四方豈同常務可命御史嚴諭百寮與出使之官絕書刺往還之禮仍翌日首塗以禁請託苟利天下大體何傷所出之使宜以宣慶為名安遠聽也其諸道知州同判耄者懦者貪者虐者輕而無法者惰而無政者皆可奏降以激尸素又四方利病得以上聞未舉巡狩之儀而遣觀風之使非不典也然後委清望官於朝臣同判中舉諸郡長於朝臣知縣中舉諸同判今後同判之官非著顯效及有殊薦雖或久次止可加恩郡國之符

不當輕授其知縣之人入同判者宜比此例則天下郡政其濫鮮矣願相府為天下生靈行之為國家磐固基本而行之不以聽㝡蕘為嫌而罷之天下幸甚幸甚仲淹前所謂官有定制不欲動揺懼其招怨謗而速僥倖者兩宫之聖臨軒命使激揚善惡澄清天下何怨謗之有乎自兹以往非舉不授舉官之責厥典非輕何僥倖之有乎如所舉之人果成異政則宜旌尚舉主以勸來者聖朝未行此典蓋亦闕矣縣令郡長既得其才然後

復游散去冗僭以阜時之財者何哉仲淹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議者謂生靈既庶使之然矣仲淹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衆豈既庶之為累哉葢古者四民秦漢之下兵與緇黄共六民矣今又六民之中浮其業者不可勝紀此天下之大蠹也士有不稽古而禄農有不竭力而飢工多奇器以敗度商多奇貨以亂禁兵多冗而不給緇黄蕩而不制則六民之浮不可勝紀而皆衣食於農者也如之何物不貴乎如之何民不困乎仲淹謂穀

帛之貴由其播埶不增而資取者衆也金銀之貴由其制度不嚴而器用者衆也或謂資四夷之取而使之然則山澤之所出與恩信之所給自可較之非仲淹之所能料也今議更張之制繁細非一仲淹敢略而陳之夫釋道之書以真常為性以清淨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智者尚難其言而况於民乎故君子弗論者非今理天下之道也其徒繁穢不可不約今後天下童行可於本貫陳牒必使詰其鄉黨苟有罪戾或父母在鮮人供

養者勿從其請如已受度而父母在別無子孫者勿許
方遊則民之父母鮮轉死於溝壑矣斯亦養惸獨助孝
悌之風也其京師寺觀多招四方之人宜給本貫憑由
乃許收錄斯亦辨姦細復游散之要也其天下寺觀每
建殿塔蠹民之費動踰數萬止可完舊勿許創新斯亦
與民阜財之端也又古者兵在於民且耕且戰秦漢之
下官軍為常貴武勇之精備征伐之急也今諸軍老弱
之兵讵堪征伐雖降等級尚費資儲然國家至仁旨在

存活若詔諸軍年五十以上自有資産願還鄉里者一可聽之稍省軍資復從人欲無所歸者自依舊典此去冗之一也又諸道巡檢所統之卒皆本城役徒殊非武士使之禁暴十不當一而諸州常患兵少日旋招致穀帛之計其耗萬億以仲淹觀之自京畿向千里之間或多寇盜創置巡檢路分頗多而卒伍至羸捕掩無效非要害者宜悉罷之所存之處資以禁軍訓練既精寇盜如取况千里之内抽發非難又使少歷星霜不至驕墮

彼無用之卒可減萬數庶使諸郡節於㧞致此去冗之次也又京畿三輔五百里内民田多隙農功未廣既已開導溝洫復須舉擇令長使詢訪父老研求利病數年之間力致富庶下被什一之税繼以百萬之糴則江淮饋運庶幾減半挽舟之卒從而省焉此亦去冗之大也至於工之奇器敗先王之度商之奇貨亂國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驕華宜乎大變澆漓申嚴制度使珠玉寡用穀帛為寶此又去僭豊財之本也又播藝

之家古皆督責今諸道使節有勸農之名亡勸農之實每於春首則移文於郡郡移文於縣縣移文於鄉鄉矯報於縣縣矯報於郡郡矯報於使利害不察上下相蒙豈朝廷之意乎令縣令郡長一變其人乃可詔書丁寧復游散之流抑工商之侈去士卒之冗勸稼穡之勤以周禮司徒之法約而行之使播者藝者以時以度勤者惰者有勸有戒然後致天下之富壽彼不我富不我壽者豈能革之哉此則厚民力固邦本之道也觀夫國風

之七月小雅之甫田皆以農夫之務為王化之基豈聖人不思而述者乎故周漢李唐雖有禍亂而能中興者人未厭德作亂者不能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固也六朝五代之亂鮮克中興者人厭其德弔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是邦本之不固也然則厚民力固邦本非舉縣令擇郡長則莫之行焉或謂舉擇令長久則乏人亦何道以嗣之仲淹謂用而不擇賢孰進焉擇而不教賢孰繼焉宜乎慎選舉之方則政無虛授敦教育之道則代

不乏人令士林之間患不稽古委先王之典宗叔世之文詞多纖穢士惟偷淺言不及道心無存誠暨于入官鮮於教化有出類者豈易得哉中人之流浮沉必矣至於明經之士全昧指歸講議未嘗聞威儀未嘗學官于民上貽笑不暇責其論政百有一焉詩謂長育人材亦何道也古有庠序列于郡國王風云邁師道不振斯文銷散由前代國家之不救乎聖朝之弗教乎當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時而教育哉乃於選用之際患其才

難亦猶不務耕而求穫矣今春詔下禮闈凡尚詞之人許存策論明經之士特與旌别天下之望翕然稱是其間所存策論不聞其誰激勸未明人將安信儻使程試之日先策論以觀其大要次詩賦以觀其全才以大要定其去留以全才升其等級明經義者别加考試人必强學副其精舉復當深思治本漸隆古道先於都督之郡復其學校之制約周官之法興闕里之俗辟文學掾以専其事敦之以詩書禮樂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

器蔚為邦材況州縣之用乎夫庠序之興由三代之盛王也豈小道哉孟子謂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一樂也豈偶言哉行可數年士風丕變斯擇材之本致理之基也又李唐之盛常設制科所得大才將相非一使天下奇士學經綸之盛業為邦家之大器亦策士之上也先朝偶屬多務暫停此科今可每因貢舉之時申其墜典必有國士繼於唐人豈非邦家之盛選歟勿謂未必得人遂廢其道此皆慎選舉敦教育之道也亦何患乏人

哉儻國家行此數事若令刑政之用心則無不成焉前代亂離鯨吞虎噬卜世卜年之意故斯道久缺反為不急之務既在承平之朝當為長久之道豈如西晉之禍而有何公之語者乎願朝廷念祖宗之艱難願相府建風化之根本一之日圖之二之日行之不以聽芻蕘為嫌而罷之則天下幸甚幸甚至于巖穴草澤之士或節義敦篤或文學高古宜崇聘名之禮以厚澆競之風國家近年已來羔鴈弗降或有考槃之舉不踰助教之命

孝廉之士適以為辱何敢勸之有乎又流外之官澄清未至沿之則百姓受弊革之則諸司乏人將使羣謗不興衆心知勸不若敢仍舊之制加奬善之方因自簿尉兩任多舉奏者許入録事參軍録事參軍多舉奏者許入職事官或換三班使臣既有進身之階豈無畏法之志設使流内之人無遷進之望而能盡公者必亦鮮矣今後百司新入之人或采其藝能或出於仕族行藏必審考試必精避役之人無圖之類嚴革其弊髙為之防

既激其流復澄其源亦何患流外之冗乎仲淹又謂育
将材實邊郡使兵不擾境者何哉蓋聞古之善禦敵者
将不乏人則師戰而不衂邊不乏廪則城圍而不下敵
疑且畏罔敢深入此炎漢之所以長也不善禦敵者将
在貴臣邊須遠饋故戰之則衂圍之則下敵無疑畏乘
虛深入此石晉之所以亡也今兵久不用未必為福在
開元之盛有函谷之敗可龜鑑矣何哉昔之戰者皆然
已老今之壯者囂而未戰有名之将往往衰落豈無晚

輩未聞邊功此必廟堂之所思也仍聞沿邊諸將不諳方略不練士卒結援弭謗固祿求寵一旦急用萬無成功加以邊民未豐邊廪未實罷武之際兵足食寡如屯大軍必須遠饋則中原益困敵人益驕深入之虞未可量也於時廟堂之上雖有臯陶之謀伯益之贊不亦難乎夫天下禍福如人家道成於覆簣敗於疾雷聖朝豈恃其太平而輕其後計王衍之鑒豈曰不明清談之間坐受其獘蓋備之弗預知之弗為許下之戎日血十萬

豈不痛心哉今西北和好誠為令圖安必慮危備則無患昔成周之盛王道如砥及觀周禮則大司馬陣戰之法粲然具存乃知禮樂之朝未嘗廢武令孫吳之書禁而弗學茍有英傑授亦何疑且秦之火書也將以愚其生人長保天下及其敗也陳勝項籍豈讀書之人哉前代名將洞達天人嗣續忠孝將門出將史有言焉令侯家子弟蔑聞韜鈐無所用心驕奢而已文有武備此能備乎令可於忠孝之門搜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

略歷試邊任使其識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一朝用之不甚顛沛十得三四亦云盛矣至于四海九州必有壯士宜設武舉以收其遺唐郭子儀武舉所得者也斯可遺乎又臣僚之中素有才識可賜孫吳之術使知文武之方異日安邊多可指任此皆育將材之道也又緣邊知同精加舉擇特授詔命專謀耕桑三五年間豐其軍廩此則實邊郡之道也將材既育邊郡既實師戰而不衂城圍而不下敵疑且畏敢深入乎縱有騷動朝

廷可高枕矣前代禦敵其策非一唐陸贄議緣邊備守之術請置本土之兵勤營田之利與今事宜相近可約而行也本土之兵者若今北邊有雲翼招收之軍吏可增致足為奇兵至于營田之利宜常興作而加意焉願相府為國家安危思之五代之亂非遠也為河朔生靈思之景德之前未久也令相府勞一夕之思絶百代之恥無使中原見新羈之馬赤子入無知之俗則天下幸甚幸甚聖人曰微管仲吾其被髪左衽又曰民到于今

受其賜管仲霸臣也而能攘戎狄保華夏功髙當時賜及來代況皇朝之盛德乎仲淹又謂朝廷無過生靈無怨以絶亂之階者何哉葢天下姦雄無代無之或窮為夜舞或起為鉅盜伺朝廷之過執以為辭幸生靈之怨弔而稱義不然亦何名而動哉令明盛之朝豈有大過亦宜辨於毫末杜其堅氷或戚近撓權或土木耗國或禄賞未均或任使未平或綱紀未修斯亦過之漸也仲淹敢小舉其漸以言之國家戚近之人不可不約除拜

之際宜量其才非曰惜恩懼乎致冦若力小任重則撓權亂法增朝廷之過啟姦雄之志易曰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所謂盜者其姦雄之謂乎今道路傳聞或緇黄之流或術藝之輩結託戚近邀求進貢或受恩賜或與官爵此撓權之漸也可不畏乎夫賞罰者天下之衡鑑也衡鑑一私則天下之輕重妍醜從而亂焉此先王之所慎也凡土木之興久為大蠹或謂土木之費出於帑藏無傷財害民之弊故為之而弗戒也仲

淹謂帑藏之物出於生靈太祖皇帝以來深思遠慮聚之積之既曰左藏矣復有内藏之名者所以為軍國急難之備非謟神佞佛之資也國家祈天承命之道豈在兹乎如洞真壽寧之宫以延燎之災一夕逮盡豈非天意警在帝心示土木之所崇非神靈之所據也安可取民人膏血之利輟軍國急難之備奉有為之惑冀無狀之福豈不誤哉一旦有倉卒之憂須給賞之資雖重困生靈暴加率斂其可及乎此耗國之大也可不戒哉儻

謂府藏豐盈用不可竭則日者黄河之役使數十州之人極力負資奔走道路豈惜府庫之餘而不用之耶故土木之妖宜其悉罷豈相府之不言乎兩宫之不聽乎又文武百官之禄法兵荒五代之制或職輕禄重或職重禄輕重輕之間奔競者至大亨之世猶患不均豈聖朝之意乎所宜損之益之以建其極又三司之官差除頗異禄賜非輕何知獘而不言多養望以自進天下金穀決于羣胥掊克無厭取怨四海使先帝寛財之命弗

逮于民和氣屢傷豐年寡遇曾不謂之過乎亦由三司之官不制考限不責課最朝受此職夕求他官直云假塗相與匿禍天下受弊職此之由豈朝廷之意乎宜其別制考課重議賞罰激朝端之俊傑救天下之疲瘵其庶幾乎又自古國之勲臣賞延于世今則每舉大慶必行此典自兩省以上奏薦子弟並為京官比於庶寮亦既優矣而特每歲聖節各序子弟謂之賞延黷亂已甚先王名器私假於人曾不謂之過乎非君危臣僭之朝

何姑息之如是耶遂使黡序之人塞于仕路曾未稽古使以司民國家患之屢有釐革然但革其下而不革其上節於彼而不節於此矣天下豈以為然哉我相府豈惜一孺之恩不為百辟之標表乎又遠惡之官多在寒族權貴之子鮮離上國周旋百司之務懵昧四方之事况百司者朝廷之綱紀風教之户牖咸在童孺曾無激揚使寺省之規剗狀至足公卿之嗣懷安敗名未嘗試難何以致遠非獨招搢紳之議實亦玷鈞衡之公此則

禄賞未均任使未平綱紀未修之類也斯弊已久何可
極乎惟我相府能革其弊能變其極而天下化成不為
難矣晉趙王倫石勒之徒心窺天子口責丞相豈非姦
雄之人伺朝廷之過乎又令久安之民不經塗炭勞則
易怨擾則易驚猛將謀臣威信未著况邊民尚困邊廪
尚乏苟有騷動餽運所艱武備未堅敵志可騁既撓之
以征戰或加之以饑饉生靈愁苦姦雄奮迅鼓舞羣小
血視千里此五代之鑒昭昭焉非止方策之有云抑亦

耳目之可接也我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亦嘗有事四方
勞於餽運而生靈不敢怨姦雄不敢動者何哉五代餘
民久在塗炭乍覩明盛如子得母縱有勞役未甚曩昔
此生靈所不敢怨也當其乘天開之運震神武之威征
伐四方動如山壓況躬擐甲冑備嘗艱難猛將如雲謀
士如雨此姦雄所不敢動也所謂彼一時此一時爾今
朝廷豈謂當時之易而不慮今時之難乎仲淹又謂保
直臣斥佞人以致君於有道者何哉有若人未之病則

苦口之藥鮮進焉國未之危則逆耳之言鮮用焉故佞人易進直臣易退其致君於有道也難哉及其既病也藥必錯雜而進故鮮效焉及其既危也言必錯雜而用故鮮功焉葢佞人在矣直臣遠矣其悔之也難哉今朝廷久安苦言而不用者勢使然矣天深戒而不變者禍可畏矣伏聞京師去歲大水今歲大疫四方聞之莫不大憂此天之有以戒也豈徒然乎而京師之災甚於四方何哉葢京師者政教之所出君相之所居也禍未盈

而天未絶故鑒戒形焉不獨恐懼其心使修省其政明
國家之德尚可隆天下之道尚可行也儻弗懼於心弗
修於政漸盈於禍漸絶於天則國家四海將如何哉或
謂國家之災由歷數之定非政教之出若如所論則夏
禹九疇之書果妖言耶豈欲棄而焚之乎茍天下有善
則歸諸己天下有禍則歸諸天豈聖賢之用心哉願聖
朝黜術士之言奉先王之訓必不謬矣必無過矣至於
保直臣斥佞人則兩宮二府之心如日星焉孰可蔽其

明乎縱有行偽而堅言偽而辨試於行事人焉廋哉仲淹往日不極言而今極言者學陋之人思慮未精又親安之時上懼貽憂下懼失禄不幸親令亡矣朝廷或恕之則自頂至踵皆可從其忠也又何憂乎儻相府思變其道與國家作能久之計固其基本一旦王道復行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福在國家功在相府仲淹得與天下生靈長見太平幸甚幸甚况盛明之代何事而不可行乎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而久未能絶一旦使

命婦不服工人不作於今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僭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患不禁乎又如五代以來諸侯暴酷視民如芥生殺由之皇朝龍興典章一寛真宗皇帝至仁如天盡心於此中則舉執法之吏外則創按刑之司徒流之間無敢差者若今於教化之道復如刑名之用心亦何患於難乎今搢紳之間多議按刑之司無益於外亦思之未深爾如得其人糾察四方絶斯民之寃協先皇之志豈無益乎得人而已不可謂川之旣平可

壞其防也令王刑既清王道可行此天下士人為相府惜其時也儻疑仲淹之言求聖賢之知為身名計則仲淹豈不能終喪之後為歌為頌潤色盛德以順美於時亦何必居喪上書踰越典禮進逆耳之説求終身之棄而自置貧賤之地乎蓋所謂不敢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是不為身名之計明矣仲淹觀前代國家當其安也士人上書論興亡之道非聖王賢相百不采一及其往也則後之史臣収于簡册為來代之鑒仲淹令日

之言願相府采其一二為國家天下之益不顧後之史
臣収于簡册為來代之鑒狂斐之人誅赦惟命以廟堂
深嚴恐不得上乃敢相門之下各致此書庶有一達於
聰明干犯台嚴不任戰汗激切之至

宋文鑑卷一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十三

宋 吕祖謙 編

書

答趙元昊書 范仲淹

仲淹謹修誠意奉書于夏國大王伏以先大王歸嚮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信隆

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産金銀綿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胄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背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奠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大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於天子又遣行

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於都市
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
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絶之乃
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
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於大王哉二年以來疆
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
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為吞噬死傷相枕哭泣相
聞仁人為之流涕智士為之扼腕天子遣仲淹經度西

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為大略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為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

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册仲淹料大王必以契丹為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已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蕃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為霸主率諸侯以伐之則世世世有功王王不絶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

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之朝昔在唐末天下洶洶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絶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於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荆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阻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

綦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
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真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
無為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兹四海熈然同春
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
海之心望如父母此所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
朝也仲淹料大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
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强人猛馬奔衝漢
地二年于兹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将

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揺之驗也
與夫間者之說無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
戰鬬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
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為
賀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
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皆如子
產之言今邊上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
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効命爭議進兵

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强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且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兵戰死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

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為妖為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為赤子何畜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密學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為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為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

國存中外之體不名天下之怨不逮天下之兵使蕃漢
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又大
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
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
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真拜又吳越王錢氏有丞制補
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
有邊臣上言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
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

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駝羊之産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矣惟大王擇焉不宣仲淹

再拜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伏蒙台慈疊賜鈞翰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為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意生事仲淹於搢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子指之為

狂士然則忤之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賛謂草木之性其本不怪秉陽而生小已遏不伸不直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豈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昔郭汾陽與李臨淮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禄山之亂則執手泣别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令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宣仲

淹惶恐再拜

游嵩山寄梅殿丞　　謝絳

近有使者東來付僕詔書并御祝封香遣告嵩嶽太常移文合用讀祝捧幣二員府以歐陽永叔楊子聰分攝會尹師魯王幾道至自緱氏因思早時約聖俞有太室中峰之行聖俞仲春時遂往為人間事所窘未遑也今幸其便又二三子可以為山水游侶然亟與之議皆喜見顔色不戒而赴十二日晝漏未盡十刻出建春門宿

十八里河翼日過緱氏閲遊嵩詩碑碑甚大字而未鐫

上緱嶺尋子晉祠陟轘轅道入登封出北門齋于廟中

是夕寢既興吏白五鼓有司請朝服行事事已謁新治

宫拜真宗御容稍出山麓至峻極中院始改冠服却車

徒從者不過十數人輕齎遂行是時秋清日陰天未甚

寒晚花幽草虧蔽石壁正當人力清壯之際加有朋簪

談燕之適升高躡險氣豪心果遇盤石過大樹必休其

上下酌酒飲茗傲然者久之徑差平則腰輿以行嶄崒

斗甚則芒蹻以進窺玉女窻擣衣石石誠異窻則亡有

迤邐至八仙壇憇三醉石徧訪墨跡不復存矣考乎山

居所賦亦名過其實午昃方抵峻極上院師魯體最溢

最先到永叔最少最疲於是院漱食從容間躋封禪壇

下瞰羣峰乃向所跂而望之謂非揷翼不可到者皆培

塿焉邑居樓觀人物之夥視若蟻壤武后封祀碑故存

自號大周當時名賢皆刋姓名于碑陰不虞後代之譏

其不典也碑之空無字處覩聖俞記樂理國而下四人

同遊鑱刻尤精僕意古帝王祀天神紀功德于此當時尊美甚盛後之君子不必廢之壞之也又尋韓文公所謂石室者因盡詣東峰頂是夕宿頂上會幾望天無纎翳萬里明月子聰疑去月差近令人浩然絶世間慮盤桓立清露下直覺冷透骨髮羸體將不堪可方即舍張燭具豐饌醴五人者相與岸幘褫帶環坐滿引賦詩談道間以詼劇然不知形骸之累利欲之萌為何物也夜分少就枕以息明日訪歸路步履無苦昔聞鼯鼠窮伎

能下而不能上豈近此乎午間至中院邑大夫來逆其
禮益謹申刻出登封西門道潁陽宿金占十六日晨發
據鞍縱望太室猶在後路曲南西則但見少室若夫觀
少室之美非縣兹路則不能盡諸邑人謂之冠子山正
得其狀自行七十里出潁陽北門訪石堂山紫雲洞即
邢和璞著書之所山徑極峻捫蘿而上者七八里上有
大洞蔭數畝水泉出焉久為道士所居爨煙熏燎又塗
墁其内已戒邑宰稍營草屋於側徙而出之此間峰勢

危極大抵相向如巧者為之又峭壁有若四字云神清之洞體法確妙葢薛老峰之比諸君疑古苔蘚自成文又意造化者筆焉莫得究其本末少留數十刻會將雨而去猶冒夜行二十五里宿呂氏店馬上粗苦疲厭則有師魯語怪永叔子聰歌俚調幾道吹洞簫往往一笑絶倒豈知道路之長短也十七日宿鼓婆鎮遂緣伊流陟香山上下方飲于八郎灘上始自峻極中院末及此凡題名于壁于石于樹間者葢十有四處大凡出東門

極東而南之自長夏門入繞嵩環一匝四百里可謂窮極勝覽切切未滿志者聖俞不與焉今既還府恐相次便有塵事侵汨故急寫此奉報庶代一昔之談

與陳都官書　　富弼

牙幹至蒙惠書論君子小人各以類進且取易泰之初九否之初六皆以拔茅茹為文辭以質其事因及治亂之道率由君子小人而致旨暢而辭密氣勁而志堅上發經蘊旁照世弊森矗明白其文章之偉歟復謂僕異

時必居進退君子小人之位此足下待僕之過也然似有疑僕臨富貴不能守初節迺以忠義見勖於是不可不報足下試聽之夫書籍所載皆聖賢所行之道然未有不深其本而敷其末隱其原而揚其流其本深則其末茂其原隱則其流遠此聖賢制則之要也凡令之人觀書者不究其本不詳其原惟末流是習是故不見聖人之心之所存剏又未盡末流之學隘近淺薄陷為小人謂讀書不為人專以為己也於是以爵位為梯身之

具而忘乎其君以祿利為肥身之資而忽乎其民然有尚未能梯肥其身者則有蹈捷急之徑趍邪枉之門貨賄公行交結相尚千姦萬亂亡所不至生偷一時之樂死為後世之誚而不顧也僕謂市販之貪奴隷之猥亦或恥而不肯為而彼人者洋洋自以為計之得己之勝吁可哀也僕不佞自始讀書為學必窮其本原不到聖賢用心處輒不止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也天地生人於其間不能自治必立君長以治之為君者不能獨治

必求賢以佐之聖者君之賢者臣之君臣合而共治其人人既和天下無事於是君臣處其位相與共享天下之樂以為報也聖賢不待報天下之人奉以為報也是知古之為學者為人不為己也古之得位為君與之佐者亦不為己而為人也故傳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又曰天生聖人蓋為百姓不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夫為人君者尚不得肆不得自娛樂其為佐者反可以爵祿梯肥而忘乎君忽乎民哉又可朋姦附

惡為市販為奴隸之所不為哉是故古者聖賢得其時則假富貴之位以所學之道施於當世之民不得其時則甘貧喜賤亦以所學之道著于書以教後世聖賢之心盡於是而已矣今足下既才僕而譽之又疑而鄙僕是果相知乎噫僕視富貴為何等物處之不以義則所處失君相設處僕于位僕將持所學發時之所未治說吾君吾相而治之用吾說康吾民則所謂富貴者真富貴也僕惟恐富貴之不得得之不能久也茍不用吾說

不能以所學康吾民僕當自亟去棄富貴如脫屣墜甑還吾貧賤著書為樂且孰能障吾救後世哉僕自斷如此復何苦而移吾之節哉僕之惟其直如日月著于天嵩衡植于地日月可隕嵩衡可拔僕之節不可移也不然僕老死其節亦可與僕偕死也捨是必未為交遊憂足下諒之所示辨劉牧鉤隱圖洎制器尚象論皆精絶得人意外之妙研玩累月僅見閫域其本不以復時一覽以紓想望之心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守也若天下之得

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

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册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名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争廷論者

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

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

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尹師魯書　歐陽修

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

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
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
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
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
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絶淮泛
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
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至郢
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

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渇欲問者别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

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謹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

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斯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其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葢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絶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閒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

何故略道也安道與子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慼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别自言益慎職無

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宋文鑑卷一百十三

宋文鑑卷一百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書

與石推官書　歐陽修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

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特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詳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

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悦之者與嗜飲茗閲圖畫無異但其性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隷字已變於古而變古

為隷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凖則如毋毋亻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而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

之善否但患乎近恠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

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盖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

答吴克秀才書　　歐陽修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為重借力

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為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為道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葢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

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為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横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

為道猶自以為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修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修之少進焉幸甚幸甚修白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修

修前伏見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為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舉他吏代介者主簿於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介為人剛果有氣節力學喜辨是非真好

義之士也始執事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踈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修獨以為不然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爾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為過也然又不知執事以介為是為非也若隨以為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為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閾而已因言事見罷真可謂正直剛

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修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太祖皇帝也嘗為某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太祖大怒裂其奏擲殿陛下中令色不動插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敢爾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舉介也亦先

審知其可舉耶是偶舉之耶若知而舉則不可遽止若偶舉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舉者為主簿爾非言事也待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焉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舉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十邪者正者其糾舉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舉介曰能朝廷信而將

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甲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舉動也況今斥介而他舉必亦擇賢而舉也夫賢者固好辯若舉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舉愚者則豈敢復云若將舉賢也願無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與臺事故敢布狂言竊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裴元積中書

尹洙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對送始文政等以罪配隸牢城保寧為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公公命覆其罪苟不至深切則移籍於廣鋭蕃落文政等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幕府不俾二人者來反令取其具獄就涇視之既而帥命二人者來止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獄則詳之矣於是衆議曰具獄

往而二人乃來此必審其初罪不為深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程者慮以廣鋭處之也蕃落舊箭才五尺三寸近制短指者亦聽狄俟命二舊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射彎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舊卒下等之上涇内地不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繆相遠若必長箭程之雖積功至大校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落中有犯姦若盗如此北隸軍者甚衆决不復疑但喜得勝兵者二人遂易其籍帥府乃詢去若二人者罪安得不為深

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不欲隷此二人於蕃落旣已籍之無如之何乃答曰其罪不至極於惡葢婉其辭所以恭上命也不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凡涇人之相厚者皆見責曰何乃不禀帥命其聞之甚駭其言若它事則不敢知如止此一事則所以為不禀也何者始本路索此二人於涇帥旣不遣復命取具獄視之若果以為巨憝則當下令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理獨歸其具獄則誅必審視其罪雖其可貸猶當奉承帥旨奚必改籍

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二人具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易不足為忤意易之不足為迎合且本路軍與民暨蕃酋以事自訴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訴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一二蕃酋所陳其可行者十不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為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以一事為違戾耶兹事極微而洙懇懇為言者誠以害於體為甚大也昨日經略

司行其事其於法少疑而事當然者大吏特以前日王

文政等無礙於法尚爾今此恐見詰奈何洙叱去之洙

謂狄侯曰異日此曹有言必請黜之雖異日黜之徒能

制一吏如將校何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

安能使我有畏哉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為元帥憂

也自洙臨本路原州鎮戎軍决罪有不足死而特死者

有當死而慘其刑者洙與狄侯議皆不問其狀蓋知其

守將可任以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持其

主校過失者咮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為隱汝懼累以言或主校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校若貸汝則過終不聞是使主校皆畏過莫敢笞其卒者此軍之大槩也狄侯暨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且大將於士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必有主校焉使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不畏其主校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為主校者豈使反畏

其下哉故為將者必察羣校之貪虐者自去之無使其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使士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郡之兵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洙秩雖卑然於本路言之與狄侯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既重朝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校則小以為憂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為憂今將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故某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以此某

得以諫名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廷辨之今乃不能自辨於元帥反囁嚅於幕府豈畏懦耶葢元帥之體不當以事詘於部將是其凡辨論事可取直於天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答張洞書　孫復

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羣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古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明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於我我幸而志于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

率以砥礪辭賦睎占科第為事若明遠顥然獨出不汲汲於彼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然吾懼明遠年少氣勇而欲速成無以致於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矣夫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之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

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擿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聖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摭實有感而作為論為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解銘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搆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瞽言爾徒污簡册

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其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旣深則其所言也必遠旣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齊肩而起以文章垂世者衆矣然多以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哆之言雜乎其中至有盈箱滿篋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豈非無用瞽言徒汚簡冊者

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而言之則可容易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之則非吾之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為忽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侯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没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頴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盡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

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孫無有得之者僕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閤下乃得之今夫子之道不專在於閤下也閤下又且赫然有聲烈於天下復得位於朝見用於天子閤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

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時無君已無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舉王法故春秋成亂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也尚不及閤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舉焉閤下在朝朝廷尚有姦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未克盡舉豈夫子直四十餘世

僅二千年以俟閤下閤下宜念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與他府並㫐有大夫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令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任特重焉中丞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亂亡道荒政咈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舉劾之君至尊也相與將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

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號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不敢與御史府抗威爭禮而反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無與比然須得如閣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茍非其人道不虗行禮曰人存則政舉閣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

簡於清秉期將大用且歷試於外更觀其能違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府浹於日下御史府中丞虛位曰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聲鏘鏘且有百數天子弗録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閤下直入其府登其位自陛下獨決萬幾來登崇俊良黜逐纎人草故鼎新百度修舉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以閤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閤下自初及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有其官為其官時忠鯁直讜謇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是人主知之聲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其官位彌高身彌貴禄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復言則嚮之忠鯁讜直謇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媒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

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於天下也豈有屑屑然謀夫衣食者歟正色直己立於朝廷行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嚚嚚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永終譽中塗晚節須有渝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

直言極諫犯天子顔色封章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不敢信於天下也固若是乎學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懐之用則肯已乎實將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矣羣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怪也閤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答韓持國書　　　蘇舜欽

近得京信長姊奄逝中懐殞裂不堪其哀更承慰問重
增號絶且蒙見責以兄弟在京不以義相就以盡友悌
之道獨羈外數千里自取愁苦持國予之素所畏者也
今言如是疑非出於持國也然筆迹趣向皆持國又不
足疑是持國知其一未知其他予不得不為持國班班
而言也予亦人也非翼而飛蹄而馳者也豈無親戚之
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雖是禽獸亦安肯舍安逸而就
愁苦哉此語去離物情遠矣豈當出於持國之口耶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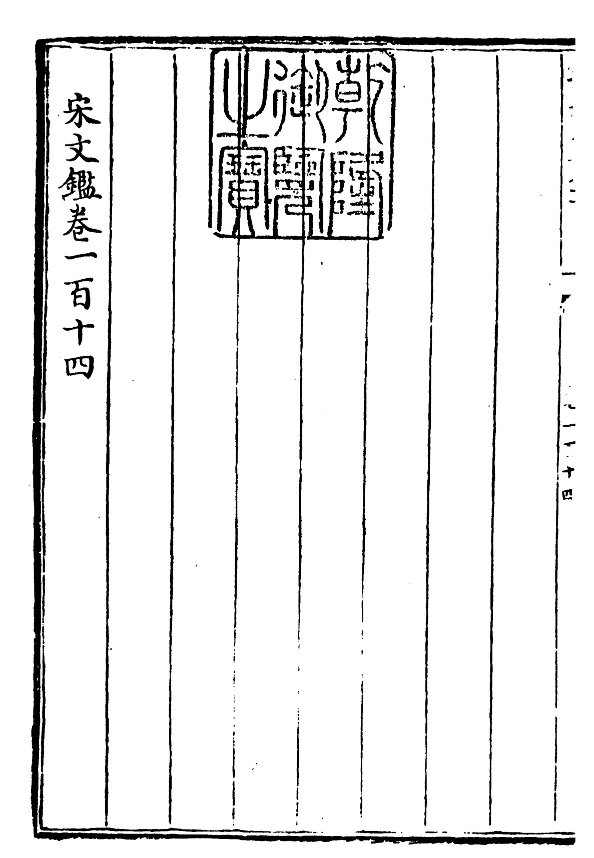
在京師官時不敢犯人顔色不敢議論時事隨衆上下心志蟠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在疑嫌之地不能決然早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捽去下吏無人敢言反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更欲寘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往鉤探言語欲以傳播好意相存邮者幾希矣故閉户或密出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惴惴然惟恐累及親戚耳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上不惟衣食之累實亦少避其機穽也

況血屬之多持國見之矣屋廬之隘持國亦見之矣資入之薄持國又見之矣常相團聚不衣與食可乎不可也食雖足閉關常不與人相接見可乎不可也既與人接不與之言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不與之往還可乎又不可也既與之言語往還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今持國尚有此語況親也義也識也不追持國者多矣使之加醜惡言喧布上下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便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

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傲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指背笑我哀閔我亦何顏面安得不為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充足居室稍寛又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牕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踰月不跡公門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吟嘯閒適於江山之間諸茶野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勝絶家有園林珍

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則持國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否哉人生内自得外有所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禄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與親戚常相守耶持國明年終喪昆仲亦必遊宦何以盡友悌之道也況予窘迫勢不得如持國之意必使我尸

轉溝洫肉餧豺虎而後可也何其忍耶嘗觀棠棣之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謂兄弟以恩當有急難之時必相拯救五章云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謂朋友尚義及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也予於持國外兄弟也當急難之時不相拯救今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琢磨雖古人所不能及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前得子華詩意亦然未暇述今遂并此以達子華予非躁而忉咄者察之



宋文鑑卷一百十四